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周璦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盧遂

謄錄監生<sub>臣</sub>齊兆求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宋仁宗時知延州龐籍論范仲淹攻守之策上疏曰臣  
近奉詔詳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范仲淹近遣本州  
推官張問至具述延慶之間合力出兵之議臣竊謂虜  
衆之舉齋糧不過十日而利於速戰短於攻城彼攻我

城則常多死傷我速與戰則屢成挫衄若諸寨有樓櫓  
矢石芻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既齎無久粮野無所  
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觀豐而動誠得全師  
禦戎之體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  
德靖出師路沿洛河涉春泥濘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  
人心多搖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慮恐不  
能盡如豫筭或寇深入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  
擇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土兵則安東兵則危今土

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撫馴  
訓練興營田減冗費為持久寬民之計賊來則力禦之  
有隙則間之以俟其弊且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為事畧  
與漢同近年屢有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邊郡計其掠  
獲僅足償所費人尚不多若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  
必益窮心必益怨歲月之間疊變必生心危勢動然後  
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吝財貨以安方隅  
但深思極慮事體有大於此者耳

康定元年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乞嚴邊城實關內上奏曰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昊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沿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

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

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賦稅而不求速効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



之

慶歷元年仲淹為陝西安撫副使知延州論夏賊未宜  
進討疏曰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過嘗在西界掌兵言其  
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鬥始賊衆深入蓋為  
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  
彼得其便繼為邊患其虜劫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  
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  
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

建侯狄青黃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  
劉政在德青寨張宗武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  
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若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  
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  
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  
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兵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  
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  
況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

馬瘦人飢其勢則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它虞自劉平陷沒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為攻守全勝之策非為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臣昨於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

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為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謝天下苟伺春暖舉兵猶未為失策且元昊稔惡以來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鬪之事又謂邊城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飭度其已失本望況已下敕招攜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廊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

之量存此一路今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  
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  
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狼心  
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  
大功必為夷狄所輕臣又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  
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  
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末期若施  
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

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橫山一帶蕃漢人戶去賊昊相近者漢兵威迫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勝無輕舉之失也

仲淹又改知慶州上攻守二策疏曰臣竊觀西事已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覓阻河外非奇將不能嚴

至若寇邊常併兵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畧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煩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疎迂昧終無發明今採邊人而

成未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齋回赴闕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来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意据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



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

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

都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

一千環慶自過馬步一萬除宮軍外蕃兵更可十八千人

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

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强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

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

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据其地

如舊城以險而增修

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之兵熟戶強壯兼其士役昨奉朝旨令修緣邊城寨臣以兵方穡事將

係官閑雜并勸令近上人戶以雇夫錢散與助土俟城兵士食錢其帶甲兵士翕然情願諸寨並以畢工

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

趙明以安撫之

范全令為麒麟副使慶州北都巡檢趙明令為東頭供奉官柔遠寨都巡檢使

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

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

東谷縣六十里西南柔遠寨八十里白豹西去柔遠寨十里南去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

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

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

軍馬易為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

前

王信狄青劉極范全劉貽孫張建侯

可用策應者居其次

任守王信達王遇王文張

宗武譚嘉震王守恩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隊

張信張忠郭達張懷忠

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

周美張璠李緯楊郝劉兼濟張繼勲

臣觀後漢

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

三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引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

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

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

蕃部并就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

有胡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

過道路明珠滅藏之居北接戎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已上三處內鄜府一路臣不曾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見山川道路次第也如此處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穩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

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  
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  
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  
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羣情愁怨  
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外國也臣謂戎虜縱  
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國興屯  
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  
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

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  
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  
其地之毛實後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  
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  
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  
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糴于  
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  
徙家寨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

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

少田處許蕃部

進納荒田以遷資酬獎或量給與價直

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與擇官

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脩愈  
充雖敵人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  
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制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  
盛中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人之  
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  
絕其好而匈奴慮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

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容  
不為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益封疆孝  
文曰兵凶器也雖克所願動必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  
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  
何日忘之未能銷距願且堅兵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  
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  
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  
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為後



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

二年仲淹再議攻守疏曰臣切惟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陵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所謂復諸寨為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

以羣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  
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  
者則利必隨守以土丁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  
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素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  
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  
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  
豹之阻本皆漢寨陷為賊境隔延安慶陽之援為蕃漢  
交易之市姦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

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為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為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於合水華池鳳州平戎柔遠德靖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備之煩也環州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蘆泉今屬賊泉為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藏之族若進兵據胡蘆泉為軍壁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

亦為之限今策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無數易之弊臣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戍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怨聚則難保民力日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今奉詔宜

令嚴加捍禦觀疊而動與鄰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覩赦  
文謂彼無驕動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  
里外應援不及須為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  
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  
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觀疊而莫敢動寇勢  
愈盛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筭不可不大為之謀  
也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  
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

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  
名宣敕之類恐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  
通往來之間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如朝廷先降密旨  
令往復議論歲年之間當有成事若謂邊將之耻未雪  
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耻益大賊或潛結  
諸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  
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  
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道也臣前知越州

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凡三十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

時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

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  
搃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

仲淹又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上疏曰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勲上玷朝廷俯慙鄙懷心究利  
害目擊勝負三年于茲脩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  
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  
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為鼎峙之  
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詞厚禮請稱元卒以緩國家之計



臣等敢不為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  
繼遷當時用計脫身竊弄凶器德明外示納款內實養  
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為邊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  
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  
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  
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  
怨無所厚獲其橫山蕃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  
重土不敢背賊勉為驅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

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兇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  
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  
三如卑辭厚禮從元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  
可許者三自古四遠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  
柔而格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  
金帛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於  
人哉唯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纔數十州  
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薦號於彼壞中國大法

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為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為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勢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是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末由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

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戎兵邊人負過必逃其地盖有  
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  
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  
中國豈復有太平之望邪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  
謂元昊戎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尔臣等  
謂拓拔珪石勒劉聰苻堅赫連勃勃之徒皆戎人也並  
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  
洛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川事後元昊有偽詔諭

鎮戍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驗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異域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為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號是将啟之斯為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姦雄之資一旦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正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辭頓慢而後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辭厚禮便肯從元卒之稱

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  
四年間將帥懈慢士伍驕墮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  
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梧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  
納款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  
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北部情跡盡  
見大為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端以款我兵而休息  
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唃廝囉等諸蕃去秦州一帶  
籬落為將來再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

本有侵陷郡國之志今復彊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既叛之謀蓄未挫之銳而能久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德明納款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賈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充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為亂今茲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既畢却求疊興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

深為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無蠹害今既為強敵之虜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所在恣縱甚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者三也臣等乞朝廷俟元昊所遣人至觀其所請彼如大言過望堅求僭稱則乞朝廷答云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許大號壞中國之法彼卑辭厚禮止是求兀卒之稱則按唐單于可汗故事有許之之理亦預防其陰謀嚴飭邊臣



修葺城寨訓練軍馬儲蓄糧草以備虛詐俟一二年間見其表裏及邊備牢固方可那減戍兵於近裏屯泊緣西戎自古翻覆朝廷不可休兵以啟不虞之變如求割熟戶則乞答云靈夏甚有漢戶能割歸朝廷否況橫山蕃部安於內附一旦驅之則驚擾生事必不為西界之用彼如求至京師依前來出入賈販則乞答云昨來戰鬪之後甚有軍民沒陣其子孫骨肉銜怨至深必恐道塗之中多有讎殺致西界相疑更却生事只於邊上建

置擁場交易有無各得其所彼如邀我自今而後罷修城寨則乞答云邊界熟戶生有讎怨常相侵害須藉城寨駐兵方能鎮靜使各安居尔若自餘更有非禮之求朝廷或難應副即且拒之不必從也但厚遣來人善詞回答使遷延往來即逾四月賊不能舉矣至秋則無足畏也何以言之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得以便宜又舊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効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邊城寨或

未堅全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  
之尚可憂慮然大軍持重奇兵嚴擊宜無定川之負也  
如候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  
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  
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能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  
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厚其官賞  
各令安居籍為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  
軍鼓行山界不為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

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求內附內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國臣寮不得諱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基業

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宣為晚邪契丹聞國家深  
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  
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盖有此議也  
或曰今王師不利者數四而未思戢兵何也臣等謂不  
然國家太平日久將不知兵兵不習戰以致不利非中  
國事力不敵四遠非今之軍士不逮古昔盖太平忘戰  
之弊尔今邊臣中有心力之人鑒其覆轍各思更張將  
有勝賊之計昔漢楚之戰不以多負罷兵而終有天下

安祿山之亂所向無前郭子儀日夜謀慮王師復振而終滅大盜今國家以天下全盛之勢豈有偶勝偶負而自謂中國不可振而邊陲不可禦邪斯惑之甚矣或曰兵不可久久則民困而財匱臣等謂不然爭勝逐利之師則有巧遲拙速之異如其外禦四遠則自古未嘗廢兵是以山海之利皆歸邊用抑為此也況即日邊上城壘經今春修葺漸以險固兵民力役自當減罷又每歲春夏之交軍馬甚可抽退於數百里間就食芻糧亦足

省入中之費減饋運之勞庶乎民不困而財不匱非如  
西事之初人人畏懼未測虜情所屯軍馬不敢少退臣  
等更思興利減費之筭以為之助臣等早蒙聖獎擢貳  
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麓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  
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賊強梗未  
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原大禍  
豈止今日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  
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

於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天下幸甚

仲淹又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疏曰臣竊見去年以來自京差撥禁軍往陝西邊上屯戍內有諸處鄉軍雇到經販之人并向南諸處廂軍揀上漆填逐指揮內有小弱怯懦之人道路指笑及到邊上不堪披帶教閱虛破禁軍諸般請受支賜今來又差發兵士五千人往秦州漆屯并續有諸軍發往邊上替換欲乞指揮下殿



前馬步軍司應在京及畿內諸軍今來并向去合起發  
往邊上兵士並須逐指揮依次勾來本司子細揀選下  
小弱不堪披帶之人更不令發往邊上其揀下小弱人  
數內元係在京諸司庫務并外路廂軍如却願歸本處  
舊指揮者並令送還內有身材比舊等樣小三兩指却  
少壯得力者即不得揀下所有年老病患之人即等第  
與剩員安排其逐指揮人負年老疾患不得力者亦便  
揀選別與安排却於本指揮向下人負十將內揀選得

功并武藝高強人升一兩資權管勾當候轉負日依本  
資施行如本指揮人負十將內無可選揀即於以次指  
揮內選揀令權管補填勾當所貴在路便有幹了軍負  
部轄各得齊整不至依前作過其所差兵士本營在外  
州軍府者即委逐處長吏都監監押依此揀選起發仍  
乞指揮諸路部署司將去年秋後差到屯駐泊并今  
後差到兵士並依此揀選施行訖逐旋開坐聞奏

仲淹又乞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疏曰臣竊知散

直并下班殿侍內甚有經歷喫得辛苦之人可以邊上  
使喚乞特降指揮下殿前司於散直下班殿侍內揀選  
或有心力並具姓名聞奏當議再行揀選內曾有過犯  
人如武勇出倫亦別具姓名聞奏本班人員不得抑遏  
漏落當行勘斷其揀到人數別分等第內上等人及識  
文字者差在闕人員處權管勾當三周年無過犯得力  
者令逐處保明奏取旨使與轉三班差遣權管與依轉  
員例通遷安排有功勞者特行升擢大段勝於年老轉

員之人有誤戰敵緣西北事大常須先選人在軍中使  
喚以備邊事

五年仲淹為參知政事奏陝西河北攻守䟽曰臣蒙聖  
恩非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  
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臣等  
聞三代以還皆有邊陲之患以至侵凌中國被于渭洛  
齊晉逐之於前秦漢驅之於後中原始清人倫乃叙逮  
於西晉之弱各部分爭夫寶之末石晉之際中國不幸

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後雖疆土未復夷夏稍分  
我祖宗奕世修脩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構夾  
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戎煞傷軍民  
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敵舉十萬衆謂元  
昊是舅甥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構之跡更何疑  
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  
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自尊大元昊  
屢戰勝且倚北部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北部

大獲厚利候其物力稍豐可以舉衆則必長驅深入有  
吞并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利彼作  
偽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  
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堅劉元海元魏故事  
日夜游說元昊是知非獨元昊意在侵漢實漢之叛人  
日夜為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則北敵邀功自為  
主盟下視中國邀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於用兵矣若  
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敵亦必遣使問我

拒絕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敵交構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畧為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僭擬元昊方壯遂肆克驕外倚北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衄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王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寮詣館吊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騎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



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震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

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  
無沮敗乃求通順實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  
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  
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  
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  
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鬪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  
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  
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況昨來

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於永興  
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塞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  
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  
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  
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緣邊住  
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  
或謂若土兵攜家居于塞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  
然土兵月給差少人素號精強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

可自今於逐路漸為增益二年已來方能整齊有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土兵其中尪弱不堪戰陣者宜沙汰之使歸于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三分中可更減退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屬戶蕃兵暨

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  
必聞舉集我之沿邊軍馬盡可勾呼駐於堅城以待敵  
之進退緣邊山坂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  
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  
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  
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  
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  
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

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將進退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 三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鬪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

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為限寇不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於絕漠之外也臣等嘗計陝西西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

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縱貅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散敗且彼為客當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于橫山更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



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  
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彼勢將潰歸則我環慶  
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  
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  
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  
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  
兵臨之彼既樂其上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  
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

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四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敵之計在北為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疊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

幽燕遂陷為中原敗績之耻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敵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之變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

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為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為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為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敵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屯兵者自來真定府

定州高陽關分為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  
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  
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  
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為經畧方可預定法  
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  
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  
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祇  
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

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關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

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脩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脩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於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脩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敵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關之勢至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為界我既無脩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逼京師何以為計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重兵不與之戰

彼不能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



歲月繇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搖安保  
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為方畧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  
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  
復為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耻則  
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仲淹又奏元昊求和所爭疆界乞更不問疏曰臣竊觀  
史籍見前代帝王與外國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  
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

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宗身經百戰大服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外國者正為此也及其國力強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敵以雪天下之耻今北敵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戶居之則為我利自元昊驅掠西去遂為隙地中國利害不繫於此今衆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畧而不言耻以

前失之醜而求無用之地今西戎貪恡不足與爭但名  
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  
減省糧草綏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富民強  
以待四遠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福也如  
欲與敵國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語之則  
易行之實難臣脩位二府當思安危大計不敢避人謗  
議上下共說累陛下包荒之德以重增宵旰之憂臣不  
勝懇迫惶恐之至

仲淹又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疏曰臣竊見契丹遣使來朝廷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煞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大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来惟倚契丹侵凌中原今無大故何敢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論皆稱異域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

可疑三也前來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  
昊僭號擾邊屢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此今日之舉  
又可疑四也河東地震數年占書亦主城陷今二國之  
兵萃於彼方此又可大疑五也又邊上探得契丹遣使  
二道至南山寧化軍寄嵐軍後面覷步谷口道路此又  
可大疑六也設或二國不守盟信卒然奔衝以數十萬  
衆乘不備而來河東軍馬不多名將極少衆寡不敵誰  
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點集床

子弩并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況元昊界無城可攻如却入漢界併攻此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却未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為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畫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

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敵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繫聖斷處之

仲淹又奏為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疏曰臣竊見契丹來書稱朝廷曾請契丹止遏元昊今聞名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絕元昊進貢契丹安肯為朝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

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請阻絕元昊何却只問楊守素  
往來次第是無必討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靖等今有  
見契丹親信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勾當必是  
動有關報今來北使却言北朝並不知子細此不可信  
三也萬一契丹必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絕元昊  
豈暇問於南朝名體順不順顯是契丹虛稱為朝廷西  
征駐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寇河東亦足  
相為聲援得至則享厚利如元昊更不入寇納誓書于



朝廷則契丹自為因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此為功而  
駐兵雲朔以邀重報是契丹進退有利而俱為我害也  
臣謂朝廷今日答書則易將報必難而專於致賂欲滿  
其志則契丹大兵起肯虛舉而善退願朝廷孰慮此事  
先且大議脩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其知我有脩無  
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心縱背盟好亦  
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仲淹又奏乞罷叅知政事知邊郡疏曰臣近與韓琦上

言陝西邊畫畧陳八事須朝廷遣使便宜處置方可辦  
集又近覩手詔下問何人鎮彼西方兩府已奏見  
選人進呈即今西人議和變詐難信成與不成大須防  
將來之患臣久居邊塞下誠無寸功如言鎮彼西方保  
於無事則臣不敢當但稍知邊情願在驅策雖無奇効  
可平大患惟期夙夜經畫措置兵馬財賦及指蹤諸將  
同心協力以禦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於後時願  
聖慈早賜指揮罷臣叅知政事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

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署職任

元年右正言孫沔論范仲淹答元昊書上疏曰臣伏自前月以來聞中外言昊賊使高延德持書至延州有歸伏朝廷之意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去僭號方可納款仍聞大臣頗有異議或言忠義可賞者或言專命可戮者此數人皆平斷天下事何是非智識其相遠悖如是又臣寮上言者多相矛盾竊恐衆論紛撓以致惑亂視聽臣朝夕思之未知孰得今偶有所見揣昊賊情偽之計

原邊臣得失之謀其理有三敢悉陳之萬一上合聖聰亦愚人之極慮也一者以西陲蕃戶久來貿鬻羊馬藥物歲數百萬至於米鹽飲食皆資於內地自是賊背逆凡二年謹察邊防禁絕交易彼又驅率鬪戰殺害父子量其蕃族怨望者衆矣今忽來歸順者蓋知中國必未納其姦謀將給其族類必曰我為爾請和通其有無朝廷未允耳此將以激怒其衆使為邊患也二者近聞昊賊入寇涇原騎十餘萬此亦慮我知其盡銳離於巢穴

而以別路攻其不備故使延德偽來貢款而緩我郾延  
一路之兵也三者范仲淹夙負時望多士歸慕今處邊  
任得將士心軍民受賜中外所聞故昊賊未測其才謀  
因用延德為反間以謀撓我師使疑而退黜之賊得其  
計矣臣又謂仲淹移書有利害者三焉一者賊請歸款  
以我不許為激衆之謀今仲淹答而許之則賊之策不  
得行此亦我權其利也二者賊以計緩我郾延一路入  
攻之兵則我本無深討之策雖其詐來之意於邊境之

慮亦無害也三者賊謀撓我師而仲淹答其書雖於軍政無損實亦自蹈先機今大臣果謂其專命或言其可斬者若有姦謀深利此言使賊知之因致悖慢之言偽為交結之意起市虎拾塵之說設並馬草具之事冀朝廷疑仲淹而朋比有嫉害者從而媒孽之大則受誅滅之罪小則必竄逐其身使國家一朝失賢三軍無帥去邊地之長城開賊衆之大路此實可憂之甚者也臣又見前歲王德用被罪廢黜本其事發之因亦由臣寮以

識記之言形貌之肖章奏交上何止於三使曾參被殺  
人之名而不得自明也蓋德用至公之節得軍中之情  
有總統之望為遠人所知驟獲憂疑忽然廢棄使邊鄙  
無大將而朝廷終不敢起德用豈非吳賊以密謀挾邪  
而中害良善也今仲淹盡誠許國立義忘軀獨處遠徼  
不顧危亡求之品流罕有倫擬在陛下聖哲推其本心  
令得盡節則天下之幸也臣恐吳賊即設姦計復答其  
書矯陷仲淹暗合臣說則望陛下念之以辯其詐使賢

材不為賊所欺逐則昊賊亡滅可立俟矣或曰蕃寇小  
醜安有遠圖臣對曰預脩則無患過慮則少失若昊賊  
實欲歸款料之雖過於事無損即如前歲賊使六十餘  
人峨冠變服托以貢奉宣言僭稱之意時宰執謀議固  
無異術但下詔削奪遣還而惟知制誥吳育上言以聖  
朝太平既久兵戰不習乞且因而撫之然後脩邊練將  
以議攻取為便當日柄臣皆謂其怯今二年連陷將帥  
覆沒兵衆豈復可以小寇待之然欲行吳育之策而未



能也況仲淹以書移賊自是閩外事宜若吳賊因而歸  
順亦國家軍事之利於朝廷有何累哉今韓琦督戰無  
功敗軍殺將尚不欲黜削恐傷國體況仲淹以計策或  
有得失且於事未有大過豈宜輒加其罪諒陛下神機  
聖斷盡在策中不待言而後知也臣與琦仲淹皆故舊  
深知今論事之際必盡公言決安危之計非愛憎之心  
也伏望陛下萬機之暇乙夜詳覽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四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周璦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sub>臣</sub>侍朝

謄錄監生<sub>臣</sub>陶鳴珂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宋仁宗慶歷初丁度入知制誥遷翰林學士糾察在京  
刑獄判太常禮院兼羣牧使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  
所以禦邊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十  
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

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陟輯寧幾二十年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計

四年度又論契丹請絕元昊進貢事上疏曰臣等竊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實未可知今來書大意且言以元昊不順朝廷之故遂成興兵恐深入討伐之後元昊理難

拒絕則是不從北鄙之請堅納西人之盟得新附之小羌  
違久和之強敵如聞契丹屯兵甲近在邊陲萬一得書  
違情生忿回戈我境有以為名夫患有遲速事有重輕  
此朝廷不可不審度也若阻契丹而納元昊則未有素  
備之策絕元昊而從契丹又失綏懷之信莫若以大義  
而兩存之臣等謂宜降詔與元昊言昨許再盟蓋因契  
丹有書來言彼是甥舅之親朝廷久與契丹結和不欲  
傷鄰國之意遂議開納今却知國中招誘契丹邊戶

甥舅事大之禮違朝廷納款之本意當須復順契丹早  
除嫌隙則誓詔封冊便可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言  
降詔與元昊若其悔過歸順貴國則本朝許其款附若  
執迷不復則議絕未晚如此則於西人無食言之曲於  
北鄙無結怨之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惟陛下裁擇

時趙元昊反右驕驪使忠州刺史知鄜州張亢上疏曰  
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  
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

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同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排陣使請約故事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三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為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



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為團結明定節制迭為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飢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為總領其下分為三將一為前鋒一為策前鋒一為後陣每將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以上為一大將一路又有主帥延州領三大將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

檢德靖皆共為一大將則鄜延路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尾亭各一大將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焉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為先鋒某將出某所為奇兵某將出某所為聲援某城砦相近出散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合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為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間

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趨塞門至高頭平踏白馬報敵  
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  
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為引旗若甲子日  
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之此是  
干相生其干相尅及支相生尅亦如之蓋兵馬出入晝  
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為之號必誤軍事國家  
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  
皆疲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

州日見廣勇軍彍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止欲閱習時易為力爾臣以跳鎗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兵官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繇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

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二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繇年勞換前班者或為諸司使副白丁試武伎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竊以為未可也山界諸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鬪戰不及山界部族而財糧又

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  
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  
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  
王師既行使唃廝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  
穴又言陝西民調發之苦數倍常歲宜一切權罷令安  
撫司與逐州長吏減省它役額應邊須及選殿侍軍將  
各三十人以駝騾各二百留其半河中以運廊延保安  
軍軍須其半留乾州或永興軍以運環慶原渭鎮戎軍

軍須分一轉運使專董其事又鄜州四路半當衝要嘗以閒慢路遞鋪兵卒之半貼衝要驛百人每三人挽小車載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若團併輦運邊計亦未至失脩初亢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後多施用進西上閤門使改都轄屯延州又奏後疏

慶厯元年七月亢知延州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上疏曰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弊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輒陳臣之所疑者十事

臣竊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  
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功或左右  
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  
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為持權者之所逼或因懦將之  
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阻險而不能通此  
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雖  
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春賊  
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十里涇原環慶



不下十程去秋賊出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  
闢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  
必又如此不戰而自弊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總  
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  
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隣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  
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  
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路險惡人馬已  
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臣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

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不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竒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今之用兵已三年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安危

之策未知何如臣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使定奪以聞或劄下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即衝改胥吏有抄錄之勞官員無看詳之暇邊方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皆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鹽

使副招撫蕃落使臣等十餘員所占兵士十餘人請給  
歲約數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又諸州一  
例招到新兵克敵制勝便捷廣銳宣毅等指揮久未教  
閱但費軍廩無益邊脩臣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  
贍軍士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人一如  
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  
兵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  
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支梧臣所疑者九也陝西

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名挂天籍心薄田夫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為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臣狂率不可用即行降黜

陝西經畧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疏一曰自昊賊弄兵侵噬西蕃開拓封境僭叛之迹固非朝夕始於漢界緣邊山險之地三百餘處修築堡寨欲以收集老弱併驅壯健為入寇之謀初貢嫚書亦未敢擾范雍在

延州屢使王文思輩先肆侵掠規貪小利賊遂激怒其  
衆執以為辭王師伐叛弔民之體自此失之劉謙高繼  
嵩等破龐諸族任福嚴青諸族任福嚴白豹城皆指為  
大功無不殺戮老弱以為首級彼民皆訴冤於賊以求  
復讎吾民受制異類而又使無辜被戮毒貫人靈上下  
文移皆謂之打虜吁可媿也或謂國家久不用兵將卒  
未練欲使趨功騫利習於戰鬪尔然賊界諸處設備甚  
謹屢行打族俘獲無幾陷沒極多如郝仁禹打瓦娥族

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鬧訛堡亡一百九十三人  
秦鳳部管司打隴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麟府  
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亡三百八十人斬馘十人其餘大  
亡小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實傷挫國威取賊輕侮自  
今宜且罷打族但嚴設備守以俟賊至然後別為之策  
以破奸謀二曰自昊賊寇邊王師屢戰不利非止人謀  
不善抑亦衆寡非敵近因好水川之敗士氣愈怯諸將  
既沒牙隊之兵罪皆當斬朝廷普示寬貸欲為招輯伸

恩屈法事非獲已軍中相勸以退走自全為得計陝西  
雖有兵近二十萬防戍城寨二百餘處所留極少近又  
欲於鄜延環慶涇原三路各抽減防守戍兵鄜慶渭三  
州大為屯聚以脩賊至然今鄜延路有兵六萬六千餘  
人環慶路四萬八千餘人涇原路六萬六千餘人除留  
諸城寨外若逐路盡數那減屯聚一處更會合都監巡檢  
手下兵併為一陣極不上三二萬人賊若分衆而來猶  
須力決勝負或昊賊自領十餘萬衆我以三二萬人當



之其勢固難力制議者但欲以寡擊衆幸於偶勝非萬全策也夫能以寡擊衆徼一時之勝者或得地利或發奇策非可恃以為常今必敗之形洞可前照而恬然坐視莫知更為計也議者又謂賊若併兵而入則率他路援兵以禦之且賊每入寇既有所得颺馳霧卷一夕而去他路固無所及矣或謂收保邊民持重以觀其勢可擊則擊不可則已賊不過破毀民生因食野積而歸此苟一日之不敗則可也深慮後患有異於斯臣去冬

在都下嘗聞士大夫相與言謂小羌不足憂何則叛命之初我無邊備若兵隨檄至則關中安危未可知此賊計之失也自劉平石元孫陷沒中外震駭賊若長驅而至誰能當之此二失也臣始聞此說亦誠謂此賊之易與也今觀其包藏變譎圖全擇利乃知所謂失策者實賊之得計也且賊之未敢長驅亦猶我之未可深入所以然者主客異勢進退懷疑邊防之兵並出其後險要之地或斷其歸是決成敗於一舉豈勝算哉自李彬被

虜劉平等敗沒延州之境蕩然一空日者山外之民殺掠奔潰已亡大半是渭州之境又漸空矣料賊今秋或來春猶且驅劫而已必使我藩籬盡空表裏可見然後攻城破邑漸謀長驅則無後顧之患臣所以謂關中安危漸不可測願朝廷為勇斷之計也斷之勇者在乎發內帑之財募陝西河東強壯之民五七萬人分屯鄜延環慶涇原三路俯及防秋則以逐處弓手分番戍守城寨而參以正兵每路及五六萬人以上精加訓練我軍

既衆其氣自振也必曰募民兵則衆情不安增邊戍則大費不贍此循常拘近之論也且民兵之法祖宗所行迄今軍中餘老多在加之出錢選募非同點差其中必有樂於効用者且內帑之積祖宗本為用兵今乃其時也三曰用兵之法當先有部分部分進退權於大將旗鼓常在中軍自西陲用兵每戰必敗好水川之戰任福實為大將而不能指麾統制以為已任乃自率一隊前當劇鋒矢盡勢窮而後陷沒忠勇之節雖可嗟憫然論

其材力止一卒之用夫部分不明多則不能辦少則不能勝進無所勸退無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比矣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峻其威權而尊寵之如葛懷敏為鄜延部管張亢為鈴轄當以偏裨之禮奔走麾下若犯令即當誅之乃平牒往來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為經畧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慢上下姑息三軍之士何所法耶夏竦陳執中不能身當行陣為士卒先至於選擇大將明定部分乃其職也乞朝廷降詔令更互

巡邊采察邊臣中有材任大將者特與不次拔擢其驕  
怯之將每自顧重不為國家盡力者奏罷之則部分立  
而功可冀矣四曰自古用兵未有不由間諜而能破敵  
者也吳賊所用諜者皆厚加賞賂極其尊寵故規我機  
宜動必得實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勢或量與  
茶綵止於熟戶族帳內采道路之言便為事實賊臣變  
詐重成疑惑今請有入賊界而刺得實者以錢帛厚賞  
之賊將伊埒剛郎陵裕勒且之徒皆元昊親信分廂主兵

俯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人若能募死士陷胃辟首  
是去賊之手足王公嘗欲用此策但朝廷不惜美官重  
賂則功豈難圖五曰唐置都護府掌撫慰諸蕃征討斥  
堠及行賞罰叙錄勲勞其屬有長史錄事功食戶法諸  
曹得為開府之盛國朝承五代之後事歸邊防當西陲  
安輯時朝廷固無意及此今吳賊大肆殺掠沿邊屬戶  
各顧家族心生向背又使奸人恣行誘脅以此賊勢轉  
盛而邊候無復扞蔽今新置招撫蕃落司所謂招撫者

非飲食不足以得其驩非賞賂不足以回其意非術數  
不足以鼓其動非刑誅不足以制其驕曩者曹瑋在秦  
州誅賞並行戎落惴伏比涇原用韓質秦鳳用張僕皆  
韓琦隨行指揮使雖各有武勇至於招撫之術豈可倚  
耶環慶一路熟戶未嘗經賊殘破部族全整人堪戰鬪  
若綏御有術可得精兵數萬請令都管舉官與王懷端  
協力招撫仍只令韓琦王公龐籍張奎同領之事之大  
者關報都部管司其餘知州通判更不兼管以養正兵



萬人一歲之費為招撫之具則事無不濟自來熟戶販  
鬻青白鹽以來厚利今一切禁絕之欲以困賊然絕熟  
戶之利無以資其生太宗朝鄭文寶請禁青白鹽以困  
賊遷可不戰而屈人兵詔自陝以西市之者皆坐死其  
後犯法甚衆戎人乏食寇抄邊郡內屬萬餘帳歸繼遷  
命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漸歸附今  
日之勢若厚加招撫稍寬鹽禁則熟戶無不得用議者  
疑邊饋已窘而又興廢不訾非至計也且國家通使嘉

勒斯賚欲誘以為用賜帛二萬以從其出師終無實報是  
捨熟戶近成之效而信西蕃遠妄之言豈至計耶自吳  
賊破犂牛城築瓦川會而嘉勒斯賚遠竄厯精城偷安苟  
息其子滿濟札卜轄戡自立皆為仇敵尚不能制矧能為  
吳賊輕重邪溫博奇乃嘉勒斯賚親信首領之豪其子伊  
實裕勒隆有衆萬餘最為強盛乃與吳結姻嘉勒斯賚日  
益危弱今欲以為國家用非臣之所能知也以是論之  
招撫熟戶不猶愈於彼乎六曰環慶路投來蕃部極多

夏竦等懲延安之前失慮賊馬奔衝內應為患欲遷襄  
唐州界給曠土使就生業又皆不肯離往若驟加起遣  
則戎心動搖或致生事若招撫蕃落司得人令躬至族  
帳察其心之向漢者給沿邊閒田編於熟戶或度其後  
必生變者徙之內地然恩威裁制其事百端苟非權謀  
未易集事也七曰蕃落廣銳振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  
伉健武藝精強戰鬪嘗為士卒先自昊賊擾邊以來惟  
土兵踴躍志在爭功其餘請給甚微不及東軍之下者

振武料錢五百而二百五十為折支積數月一支又皆靡弊不堪之物如新漆虎翼兵自南中選填材質綿弱而云不知戰鬪見賊恐死傳者皆以為笑朝廷但且以塞數為名而已若月漆土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特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矣八曰沿邊屯戍騎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聞其間有不能被甲上馬者況驍勝雲武武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每教皆望空發箭馬前一

十二步即以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況未能中之請密料邊兵蓋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軍之費可贍步兵二人而又寬市馬之煩擾違害就利莫善於茲也九曰西賊每至諸城寨不料衆寡並須出戰稍有稽違皆以軍法從事使趙奢李牧周亞夫授任於今日獲罪必先於諸將矣邊臣甘死事猶獲子孫之福不敢持重伺隙自取嚴誅今若遇寇大至且堅壁以守須會合諸路兵馬可以取勝則令出戰

若賊衆不多而畏懦不即追討並行誅之十曰主將用兵非素撫而威臨之則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西賊首領各將種落之兵謂之一溜少長服習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後敢食虜酋長遙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昨任福在慶州蕃漢各以信服士卒亦已諳練一旦驟移涇原值賊至麾下隊兵逐急差撥諸軍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今請諸路將佐非大故毋得輕換易庶可責其成功十一曰古之良將以燕犒

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  
意以慰其心李牧脩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  
充國禦寇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導誨抗西  
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敵人各得環慶齊扶一州征租  
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寇戎併息不敢  
窺邊臣前通判江寧府因造紙甲得遠年帳籍見曹彬  
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猪羊肉數千斤以給戰士近  
范仲淹在延州奏乞比永興軍秦州支米造酒有司之

各以為無例而罷今請渭延慶三州及諸路部管司並  
特支米造酒仍比都管司別給隨軍錢務令贍足除軍  
負外其餘士卒每一季或因都閱或值出入並須量有  
需及以慰勞苦古者命將出師閭外之事無不專制財  
糧用度豈有異司今主兵主財者皆力敵權均紛然相  
制豈國家任人責功之大體也十二曰功作罷用中國  
之所長非外國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  
勁弩不可入自京齊去衣甲皆軟脆不足當矢石以朝



廷之事力中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  
我慢而畧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鋼  
甲鍔發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  
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甲絕為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  
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十三曰今春昊  
賊寇邊罷械攻城之具極為拙鈍此特緩吾備也料賊  
年歲間破盡緣邊籬落必驅迫漢民熟戶使為先登以  
攻城邑邊城一有不守事故可憂今修築城寨雖漸完

固其如軍民不知守城次第請下河北選守城卒三五  
十人諸處指教善治器用大為之備賊動必求全常顧  
後患若邊城堅守攻之不拔則亦未敢長驅而深入也  
十四日吳賊蓄謀歲深盡更漢法自作祆書非恩信可  
以縻文令所能動若非天威振赫大挫姦鋒其勢未已  
漢界與賊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來入寇則科率糧草  
多出其間山界之民引弓甚勁與賊為戰所謂步奚此  
皆去賊地遙向漢甚近若承戰勝之勢賊若皆散承其

不脩分路進兵而攻取之抗禦者誅殛降順者招徠老弱無辜係之南徙其間險要可守之地則築堅壘以據之所得土田給與有功熟戶必不可守則縱兵破蕩以弱賊勢若請命歸款則裁割縱捨制之在我弭患如此則邊陲可安矣

四年況知制誥乞訪問執政專以敵患為急疏曰臣伏以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朶削生民輸轉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者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

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當大責每念至此則怨嘆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為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旁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敵桀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甲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

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  
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  
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為計此臣所目覩也和議既定  
又復恬然若無事者豈得為安哉願因燕閒召執政大  
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敵患為急則人人  
唯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唯恐不集以孤聖懷日夕憂  
思不敢少懈同心叶力必有所為之不此為務而日以  
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議者羞之臣備近列實同朝廷之

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也

二年樞密副使韓琦論備禦七事上奏曰臣聞漢文帝  
罷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  
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  
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今陛  
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  
十餘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  
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敵禍疊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

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其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外國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關南之地以啟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

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全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謂昨假契丹傳道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



比來辭禮驕慢殊未屈下北敵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聽其誓約然後驅部落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或西鄙稱蕃專事北部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

何如欲駐驛北京以張軍勢臣恐敵衆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畧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下一悟而急為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敵而一旦違之哉彼狼狽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以待之乎夫得於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

是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  
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  
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畧一曰清政  
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苛碎眇末之務中書樞  
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  
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諭大事二曰念  
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礙衆退朝  
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

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賢才自承平以來用人以  
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  
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例於武臣中不  
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敵通好三十餘年  
武備悉廢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為宜選轉運使二員  
密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  
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  
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

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畜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脩非常議興葺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為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則皇居壯矣

五年琦又論西北議和有大憂者三大利者一上疏曰臣伏見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

之時若便為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利者一請畧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于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判其鋒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以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五萬之厚賂非為得計邪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邊備稍弛則必有大窺

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  
羌人誘致邊民遽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  
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諜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  
趨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耳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  
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  
以隳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  
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力以  
得天下歲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

國二十五萬使二敵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  
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灾則患生腹心不獨在敵此臣  
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強盛意欲并吞  
夏人倉卒興師反成敗衄北敵之性切於復讎必恐自  
此交兵未已且外國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  
待豐之時也若能內葺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蓄斂  
財用以坐待二敵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  
振耀威靈彈壓中外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



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復陳陝西措置事宜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為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脩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屯鳳翔府逐

路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路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徒屯兵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間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置宣毅兵近十

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況閭里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擊若防羣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除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額後有闕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輕蠹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乞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

仁宗時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歐陽脩上書曰臣伏見  
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  
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  
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  
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  
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  
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  
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

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  
威未挫兵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  
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異域侵邊自古  
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  
也故賊無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  
易取者一一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  
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  
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

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  
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  
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  
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  
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  
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  
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  
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

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  
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  
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亂嫚書已上逾年  
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刼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  
不殺此其克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  
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  
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  
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

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而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敵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



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疊隙挫其兇鋒是攻守者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

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耳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而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

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而遺倉之

跡往往皆在然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沂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

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  
今人之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  
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  
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  
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  
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  
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  
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

夫豈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洛陽為  
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  
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  
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  
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  
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  
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  
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

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地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

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脩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縻之矣至卒然有事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畎田人犂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



出擊而趙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  
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  
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  
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  
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  
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  
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  
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

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  
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  
勤農與夫役重而逃尔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勞田今  
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  
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  
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  
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可用  
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

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縻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

為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也藉而為兵遂棄其業  
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遊而  
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  
任耕繅田一項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  
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  
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  
移用之矣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無并其上  
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

而抑奪之然未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無并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而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

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而已茶自  
變法以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  
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稅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  
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  
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  
曰三年將復舊價則食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  
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  
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尔今

不散而積之是積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  
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  
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  
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  
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  
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  
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  
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

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債盡而後變法夫大積之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閒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制也夫誘商而通債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債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商茶耳若鹽者禁益密則犯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而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



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修昧死再拜

修又上奏曰臣伏見北敵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

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計之失也夫敵性無常最為難測欺弱畏強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多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折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

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為彼奪一日使  
彼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  
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  
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為隣  
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彊  
尚須勉強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  
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敵中強弱之形  
而不得其情偽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敵之

色而無憂敵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慮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彊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人雖以戰射為國而邪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勅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

下如固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  
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減當初對梁適遣使  
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  
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  
戰累敗亡失人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  
往時彼殺漢人者罰漢人殺彼者死近聞反此二  
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已怒矣  
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纔稍

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  
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  
界上勉強虛囚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  
強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強弱知其情  
偽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  
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敵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國  
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  
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乎

臣謂北敵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  
勅敵耳聞其自敗衄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  
口東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  
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強難敵矣今  
彼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  
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  
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為憤志  
化惰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敵之福非

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國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敵驅新勵之強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已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以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爾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



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  
緣邊久任之制而徒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  
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閒  
漫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  
北事為憂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五